

意象图式和隐喻的非命题意义

雷 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意象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 向来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文章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和实验成果, 建立了隐喻的符号学模型, 提出意象内容是隐喻理解中的重要机制, 它通过作用于隐喻的第二级指示行为影响人们对隐喻的理解。意象构成隐喻的非命题意义, 而这又恰恰是为历来众多隐喻家们所忽视的问题。这一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理论上是对传统隐喻意义研究的补充, 在实践上对语言教学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隐喻; 象似性; 意象; 意象图式; 非命题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04)04-0068-06

一

在西方, 尤其是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隐喻狂热”的年代 (Metaphormania)。人们对隐喻现象的研究范围和视野大大扩展, 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提出的一些观点等令人耳目一新。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不难发现, 对隐喻的理解成为隐喻研究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替代论者、比较论者以及相互作用论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对隐喻的理解进行多角度的阐述, 但这些理论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所谈论的几乎都是隐喻的命题意义 (Propositional Meaning), 而隐喻的非命题意义 (non-propositional meaning) 则很少有人论及。笔者试图从隐喻的意象性方面来研究隐喻的非命题意义。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较少, 少数几个论及这一问题的学者, 如亚里士多德, 瑞. 阿. 理查兹 (Richards I A) 等也只在他们的著作中发表过一些零散的观点。丹尼斯 (Danesi M) 等人曾用实验的方法论证了意象在隐喻理解当中所起的作用, 但他们的研究也只停留在实验阶段, 没有就意象如何影响隐喻的理解进行深入的探讨。^[1]

二

不同的研究者习惯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使用隐喻这一术语, 这正是造成隐喻研究诸多分歧

的原因之一。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派认为: “隐喻就是为一事物借用属于另一事物的名称。”^[2] 在他们看来,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 是语言的“诗意”的用法。与传统的修辞学相背离的是, 后来的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隐喻并不是常规语言的偏离, 而是语言起作用的方式。

雅可布逊 (Jakobson R) 为隐喻在语言中的地位进行了最有说服力的论争。他认为: “特定的话语 (信息) 是从所有的组成因素 (代码) 的库存中选择出来的各种组成因素 (句子、词语、音素等等) 的组合。”^[3] 组合的 (或者句段的) 过程表现在邻近性中, 它的方式是换喻的。选择的 (或联想的) 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中, 它的方式因而是隐喻的。因此隐喻和换喻的对立其实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 (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 和历时性模式 (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他从失语症患者那里发现, 人类语言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基本的二维空间发生作用的, 二维的特点分别在隐喻和换喻的修辞方式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对隐喻最为激进的看法大约来自拉柯夫和约翰逊 (Lakoff & Johnson)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在书中, 隐喻被看作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现象。人们的思维是隐喻的, 隐喻的本质就是用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的方式来体验另一事物。他们认为, 概念隐喻是人们隐喻性思维的体现。隐喻直接参与人们的概念体系的形成, 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隐喻的。^[4]

在分析比较几种不同的隐喻观后, 不难发现,

收稿日期: 2003-09-15

作者简介: 雷红 (1971-), 女, 湖南郴州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话语翻译学、机器翻译和隐喻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隐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手段,它是一种认知方式,直接作用于人们概念体系的形成。隐喻意义的获得并不是存在先验的相似性,而是人们的生活经验。正如兰达(Herbert Landar)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语言,以至它所说明的概念系统,是一种集体同化作用的结果。语言所表达的,正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表现经验事实的方式。”^[5]

三

对于意象,迄今没有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皮尔斯(Peirce)曾区分了三种象似性程度不同的象似符:意象(image)、拟象(diagram)和隐喻(metaphor)。皮尔斯将意象解释为对事物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呈现,它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它们在形状或线条上与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6]著有《意象与思维》这一大部头的柯斯林(Kosslyn)根本就不赞成给意象下定义,尽管如此,他还是大约将意象定义为“一种在大脑中的呈现方式,它贮藏在记忆中,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被语词或其他方式唤醒”^[7]。这是一种与命题式表现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1)意象不表明先验的关系,关系仅出现在两物的共现(conglomerate)之后;(2)意象中不存在主语和宾语,只有可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起来的两个或多个实体;(3)意象表现中不包含句法;(4)意象没有真假值;(5)意象表现与命题表现不同,它是具体的,生动的,而后者却是抽象的,可用来指代同一类中的任何一个事物。此外,意象不是简单的图画,不是悬挂在“心灵的眼睛”面前的“心理画面”。它不像图画那样有固定的形状和颜色,而是由相互关联的各个元素组成的统一体,即格式塔(gestalt)。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人们将意象纳入隐喻理解的探讨范围时,所要研究的实际上是隐喻非命题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意象与隐喻的理解究竟有没有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谈到,隐喻就是“如画的描述”(即让听众看见你描述的东西)。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将这种“如同被看见的感受”当作一条标准,用来评价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与这一观点相反,理查兹(Richards I A)则趋向另一个极端。他在《修辞哲学》一书中提出:“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何发生作用,以及作为感官知觉的摹本或复制

品的意象如何替代读者或作者的词语,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我们怎样肯定都不过分。”^[8]理查兹作为相互作用论的始作俑者,他的观点影响了其后的一大批隐喻家。在实验方面,最早对意象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如布律尔(Brüler)及其助手宣称,意象不构成隐喻理解的要素。但其他学者如艾什(Asch)却在对不同语言中由感觉词转化而来的隐喻的研究中发现,隐喻是象似的。^[9]那么,究竟孰是孰非?

四

关于隐喻的意象性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来自尼采和维柯天才的思考。尼采在《哲学和真理》一书中发表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看法。他认为,语言的形成包含两个隐喻:从外界刺激转化成意象,第一个隐喻;从意象转化成声音符号,第二个隐喻。语言最初是充满意象的隐喻。只是意象内容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慢慢地固定下来,人们不再认识到语言最初的意象内容。他说,“当我们说树、颜色、雪和花时,我们自以为知道有关事物本身的某些事情,而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事物的隐喻——与原始实体相去十万八千里的隐喻。”^[10]在他看来,人类的认知过程就是对充满意象的语言进行加工的过程。

维柯(Giambattista Vico)也对隐喻做了类似的分析。维柯认为,“比喻性”语言先于“本义的”语言模式而存在,而本义的语言模式又不过是隐喻性的认知模式凝固下来的结果。在《新科学》一书中,他提到了一种原始人,他们具有本能的“诗意的”智慧(sapientia poetica),这种智慧通过隐喻、象征和神话向现代人抽象、分析的思维模式发展。原始人所使用的语言,即“诗意的”语言,“并非体现了所指事物的本质,而是利用被赋予了生命的物质存在所创造出来的富有想象力的语言。”^[11]直到现在,人们在遇到抽象概念时还经常不得不回到语言最初的意象中去寻找解释。他在对儿童的语言进行研究后发现,“原始的”传奇和神话不是谎言,而是那些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对于世界的、诗意的、隐喻化的反应。在现行的言辞里常常被僵化了的隐喻,曾经却是一些生动的感性知觉的活生生的体现。

因此,隐喻让人们通过意象将知觉对象系统地组织起来。语言发展到后来,隐喻性的概念才失去了其意象特征,获得了抽象的特征。正如哈

斯克(Haskell)所指出的那样,维柯眼中的隐喻是“构建了整个语言和思维大厦的、基本的心理-生理-感觉认知过程。”^[12]命题思维是由更为基本的意象认知方式派生而来的。或者,正如心理学家雅恩斯所说:“语言及其所指籍着隐喻的脚步由具体走向抽象,甚至在这一基础上构建了整座抽象大厦。”^[13]

五

早在1908年,布留勒(Bühler)及其助手就通过实验对隐喻象似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要求受试者用自己的方式对给定谚语进行解释(paraphrase),这一方法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准研究方法。^[14]他们的实验认为,意象不是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但后来进行实验的心理学家却又推翻了这一结论。艾什(Asch)在1955年发现几种不同语系的语言中都存在由感觉词(warm, cold, heavy等)派生出来的隐喻。虽然所指示的领域不一样,这些语言都使用了相同的情态指示系统。比如,“hot”一词在希伯来语中代表“愤怒”,在汉语中代表“热情”,在泰国语中指“高涨的情欲”。^[15]布朗指出,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意义中间显然存在紧密联系,都包含了某种活动的加剧以及情绪的高涨。而这些都可以通过身体的反应机制(如燃烧的感觉),或者身体的动作(如精力的增加)转化成人们的思维可以看到的景象。^[16]

瓦布鲁格和麦克卡瑞尔(Verbrugge and McCarrell)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意象在隐喻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有意识地在大脑中形成某种意象,毋宁说是一种感知策略。隐喻理解中所涉及的感知觉机制与意象系统密切相关,意象与其他认知结构一起合作构筑了隐喻的总体意义,但不是隐喻意义的决定因素。^[17]丹尼斯(Mark Danesi)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又发现了对意象有利的证据。他发现,意象是隐喻理解当中一个不可否认的机制,虽然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影响。^[18]

此外,近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证明隐喻的意象与人们的视觉系统密切相关。这一研究显示,隐喻的理解不仅依靠负责语言功能的左半球,还发生在负责视觉和空间认识的右半球。温勒和加勒勒(Winner and Gardner)在实验中发现,与正常人和左半球受损的受试者相比,右半球受

损的受试者在理解隐喻意义时显示出明显的障碍,说明隐喻的理解是与右半球分不开的。^[19]这一点后来陆续被更多的神经心理学家所证实。

六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用所指(signifié)和能指(signifiant)的关系来确定语言符号的特性。一棵树的概念(即所指)和单词“树”(即能指)形成的音响形象之间的结构关系构成一个语言符号,一种语言正是由这些符号构成的: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20]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是“相等”而是“对等”,不能说其中一个要素导致了另外一个要素,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联想式整体。语言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语义体系,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指示,并且只有通过指示关系(reference)与现实世界或者想象的世界相联系。比如说单词“树”指示的是自然界中的树这一概念,那么在“He is a wolf”这个经常被人引用的隐喻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问题出现了。这个隐喻当中的能指显然并不指向这个隐喻的所指。这个隐喻所真正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单个词的意义和句子结构意义相加的结果。

笔者发现,隐喻在这里是作为第二级的符号系统发生作用的。它建立在原先就已经存在的符号链上,也就是说,在第一系统中的符号(即能指和所指的“联想式整体”)在隐喻这一第二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用图1表示就是:

图1 隐喻的第二级指示行为

这里我们不妨像理查兹那样,将第一个术语(能指)称为喻体(vehicle),将第二个术语(所指)称为喻指(tenor),将第三个术语称为喻旨(signification)。在第一级的指示行为,亦即语言的指示行为中,能指对所指的关系生成符号,并形成隐喻的字面意义,而在第二级的指示行为中,亦即隐喻的指示行为中,喻体对喻指的关系生成喻旨,也即隐喻的真正所指。在第一级的指示行为中,能指和所指是互相呼应的,如“wolf”指的是自然界中一种凶猛贪婪的动物,而在第二级的指示行为中,

喻体并不直接指向喻指,而要通过某种中间环节,关于这点,替代论者、比较论者以及相对论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那么,第一级指示行为中的意象是如何影响第二级指示行为中的隐喻意义的呢?

约翰逊曾提出意象图式(image-schemas)概念,并进行了详细论述。意象图式与客观主义者的命题式陈述完全不同,后者指示的是符号和客观现实之间的抽象关系。它来自人们的经验,又将人们的经验组织成可以理解的整体,是一种抽象的知觉结构。意象图式包括意象及其内在完形结构,还包括一整套转换规则,可以让人们产生关于意象的能动的画面。它产生于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人们的对外界的认知是直接可感知的,如前-后,上-下,左-右等,这个层面的主要特征是完型感知(gestalt perception)、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和动觉(motor movement)。比如,“容器(container)”的意象图式完全来自人们的生活经验。人们用容器来储存物品(食物、水等等)。从一开始,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容器里。人们走进(出)房间,将东西放进各种容器(杯子、盒子、盘子、包等等)。正是因

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反复遇到这些具有某种相似特征的东西,帮助人们形成了这一意象图式。^[21]

当人们用一个领域的意象图式来理解另一个领域的经验时,隐喻便出现了。隐喻通过意象图式理解并规约人们的生活经验。在“He is a wolf”这个例句中,第一级指示行为当中出现了两个不同领域(domain)的所指,即作为人类的“he”和作为自然界一种凶残动物的“wolf”,同时用“is”将这两个完全不同属的概念等同起来,这样就造成了第一级指示行为的意义冲突,“he”不可能真的“是”“wolf”。这样,在第二级指示行为中,人们就必须对能指(喻体)进行合理化阐释(rationalize),化解第一级的矛盾,最终到达第二级指示行为的所指(喻指)。意象图式就是在这个时候参与了对隐喻理解。正因为人不可能是“狼”,所以人们必须探究为什么把人说成狼,或者说狼这一所指包含了什么特征,可以使它与人等同。这时意象图式当中所包含的意象及其完形结构会将人们关于狼的所有经验组织起来,将狼的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选择出可以与人匹配的特征,一步一步到达隐喻的所指,如图2所示。

图2 意象图式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意象图式呈现给人们的特征都是没有穷尽的,但人们并不需要“通览”所有特征。人们“心灵的眼睛”就如同计算机一样,从意象及其知识中寻找与隐喻意义之间的联系,直到找出满意的解释。意象所传达的非命题意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经验的,这被拉柯夫称为“关于意象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metaphor)。意象虽然并不等于隐喻的意义,却通过意象知识指向

隐喻的最终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意象图式来自人类经验,它是充满主观性意味(objective)的认知结构,而人的经验又因所生活的环境、文化、所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异,所以,虽然存在所谓的人类“共识”(common sense),但同一个能指在不同的人那里唤起的意象图式是不完全一样的,他们关于意象的知识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发现的意

象指向隐喻意义的联系(links)是不一样的。也许可以说,隐喻要求一种呼应,从信息的接受者那里要求一种“完成”行为,就像一出从观众那里要求共鸣的演出一样。

七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论及隐喻时指出:“……它标明了事物间那以前尚未被人领会的关系,并且使这种领会永远保留下来,直到经过时间的作用,表现这些关系的词句变成思想的一些片断或者一些种类符号,而不再能描绘整个思想的全景。”^[22] 维柯也谈到,在现行的言辞里常常被僵化了的隐喻,曾经却是一些生动的感性知觉的活生生的体现;而这种东西的存在,从我们这个麻木的“理性”世界是意识不到的。这里他们都谈到了常规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的问题。事实上,隐喻性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隐喻性很高的新鲜隐喻(novel metaphor),另一端则是已经失去隐喻性的死隐喻(dead metaphor)。相对而言,死隐喻的意象内容并不突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隐喻已经被抽象化了,或者借用诺沃蒂妮夫人(Winifred Nowotny)的术语,由“前景”退回了“背景”。比如“桌腿”的隐喻就是如此。拉柯夫等提出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也是如此,但只要稍加思索,这些隐喻的意象内容便能复活。比如:

Those are parallel theories.

Your reasoning is circular.

I do not see the point of your argument.

That is a central issue.

Our view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ite.

这几个隐喻都包含了从几何学领域(geometrical domain)向思维领域(domain of thinking)的映射,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概念隐喻则是:ABSTRACT THOUGHT IS GEOMETRICAL。随着频繁的使用,这一隐喻日益常规化,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语汇,而这些无疑削弱了隐喻所包含的意象性。但隐喻的意象并没有随之而消失:如果对隐喻的意义进行解释,很快会发现,在这些隐喻中几何学的意象被借用来对一个抽象的领域(理论,推理等等)进行阐释。而当人们将“几何”的意象图式与抽象思维领域的意象图式联系起来时,隐喻的意义也不说自明了。

八

笔者认为,意象是隐喻理解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它具有内在结构,具有直接可知的经验意义,它在隐喻的第二级指示行为中发生作用。笔者对意象的研究,其着眼点在于隐喻的非命题意义的研究。从尼采和维科的观点来看,隐喻的意象内容不等于隐喻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原初的部分。抽象意义的大厦正是建立在意象内容的基础之上。这一表述是抽象的、概括的,有必要在今后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在理论上,是对传统理论忽视隐喻中的非命题意义的批判,在实践上,对语言教学和翻译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笔者发现,让第二外语习得者颇感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英语短语的用法。意象图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比如,如果能为他们讲解 CONDUIT METAPHOR 这一概念隐喻及其所包含的 IN-OUT 意象图式,他们会立刻掌握诸如:“get that idea across to him”,“put my idea into words”,“His words carry little meaning”等表达法。或许他们还能利用这一有用的规则生成类似的表达法。

其次,由于意象图式通常都带有一定的经验意义,而人们的经验又受到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样英语中许多意象在意义和用法上都与汉语的不同。比如前面讲到的“dragon”,在汉语中代表着“吉祥如意”和“权力和地位”,而在英语中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教给学生语言,更要帮助他们了解背后的文化知识。

意象还能帮助人们挖掘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中的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Here lay Duncan

His silver skin laced with his golden blood^[23]

这段文字曾经受到以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严厉批评。约翰逊博士要求明确的视觉图像,要求作者提供“如同亲见的感受”,所以他认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十足的荒诞。皮肤怎么会是“白银”、血液怎么会是“黄金”呢?如果用他的标准,这个隐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为眼睛提供任何东西,更无法进行命题式阐释。但人们的意象图式并不是明确的画面,不是为人们的眼睛服务的。稍加思索,人们

就会发现莎士比亚这里使用“白银”和“黄金”,是要说明邓肯的高贵身份,而不仅仅是对其身体的所指。它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层次涵义,完全诉诸人们“心灵的眼睛”,“使各种相反或是不协调的特征达到平衡和调解。”

意象图式还能或多或少地帮人们解决在翻译教学中遇到的意象转换问题。有的意象源语(source language)中有,的语(target language)中却没有。有的源语和的语中都有,可意义却完全不一样。意象图式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意象并不直接指向意义,而要借助某种中间联系(link)。这一联系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它不仅将意象引向它的意义,还指明意象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这样,意象翻译的过程就变成了:

这里,由于联系的不同,Image 1 和 Image 2 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参考文献:

- [1] Danesi M. The Neurological Coordinates of Metaphor [J].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1989, 22(1): 73-86.
- [2]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73.
- [3] Jakobson R, Morris H.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M]. The Hague: Mouton, 1956. 75.
-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49.
- [5] Landar Herbert. Language and Cul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9.
- [6] Pierce C S. 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A]. Innis R E.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C]. Boll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23.
- [7] Kosslyn S M. Image and Mind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 [8]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00
- [9] Ash, S. On the Use of Metaphor in the Description of Persons [A]. Werner H. On Expressive Language [C]. Worcester: 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55. 29-39.
- [10] Nietzsche, F. Philosophy and Truth; Selections from Nietzsche's Notebooks of the Early 1870s [M].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 86.
- [11] Bergin T G, Fisch M H.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402.
- [12] Haskell R E. 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Discovery of Metaphoric Cognition [A]. Haskell R E. Cognition and Symbolic Structures: Psychology of Metaphoric Transformation [C]. Norwood, NJ: Ablex, 1987. 62-82.
- [13] Jaynes Julian.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M].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6. 51.
- [14] Bühler K. On thought connection [A]. Rapaport D. Organiz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ough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81-92
- [15] Ash S. On the Use of Metaphor in the Description of Persons [A]. Werner H. On Expressive Language [C]. Worcester: 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55. 29-39.
- [16] Brown R. Words and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86
- [17] Verbrugge R R, McCarrell N S. Metaphoric Comprehension: Studies in Reminding and Resembling [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7, (9): 494-533.
- [18] Danesi M. The neurological Coordinates of Metaphor [J].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1989, 22(1): 73-86.
- [19] Winner E, Gardner H. The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 in Brain-damaged Patients [J]. Brain, 1977, 717-729: 100.
- [2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337.
- [21]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09.
- [22]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六册)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75
- [23]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337.

Image Schema and Non-propositional Meaning of Metaphor

LEI Ho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al with a controversial problem in current research of metaphor, that is, the iconicity of metapho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magery is a crucial mechanism in the comprehension and the imagery content of a metaphor constitutes the non-propositional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whose existence has long been denied by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To examine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first reviews the main findings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n builds a semiotic model of metaphor, in which the role of imagery can be easily detected. Both the linguistic data and the experiment provide ample evidence in favor of our argument.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attempts to explore a hitherto neglected domain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Key words: metaphor; image; image schema; non-propositional meaning